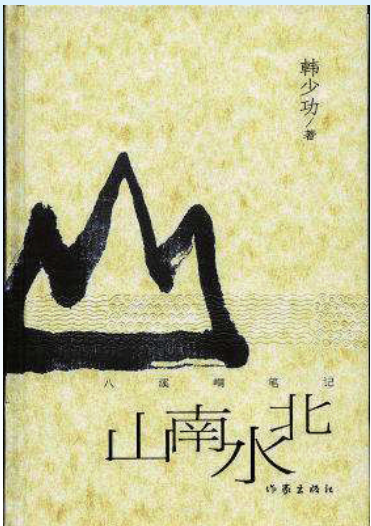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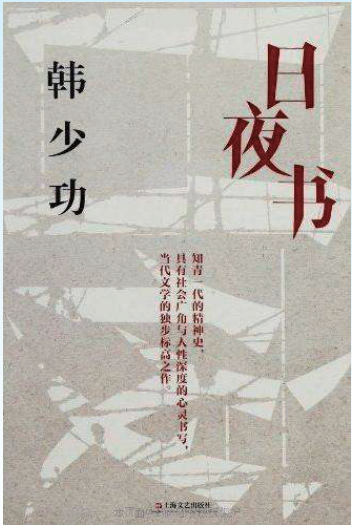


韩少功的故乡

□梅国云



谈韩少功必然要谈他的知青岁月和2000年后再次“下乡落户”的汨罗。无论是他的文学，还是他的日常，汨罗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和不可切割的活动空间。他本是长沙人，长沙才是他的故乡。而几年的知青生活，他却把自己的生命完全融入到了这片青山绿水。显然，这里已成了他长沙之外的第二故乡，也是最重要的故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因为追求理想，很多人离故乡越来越远，越来越久，有的人甚至没能再回到故乡。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除了老弱病残这样的“绝缘体”，大多数人就如细小的铁钉一样被城市这块巨无霸磁铁吸得干干净净，无数乡村的消失便是印证。韩少功的大量随笔对大踏步城市化进程始终是保持着高度警惕的。记得他早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总有一天，在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激荡之处，人们终究会猛醒过来，终究会明白绿遍天涯的大地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这几年，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强力治理污染，山河休养生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对于韩少功而言，再欣慰不过。18年前，当人们如潮水般涌向城市的时候，一位智者却毅然放下诸多身外之事情悄回到远离城市的汨罗八景洞，冷静观察这个古老大地上发生的一切。

回不去故乡的人生体检于我而言是极为深刻的。离开乡家的最初几年，每年回去，自己就是被人热情款待的回乡探亲的游子。20年后，回去的次数渐渐少了，每次回去，家乡人就当你当成

了“海南人”。而现在回去，你完全是个陌生人。更令人尴尬的是，我们在海南，海南人并不把你当成他们的岛民，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内陆人。故乡的陌生人，海南的外地人，是我们这些人难以释怀的痛。

显然，韩少功是没有这样的体验的。他虽然离开湖南20多年了，但他的精神和肉体与故乡的融合纠缠，他始终没有身份的惶恐与尴尬，尤其是2000年后的再次“下乡”，他就是每年用6个月旅居在海南的汨罗人。海南文坛一件有趣的事，便是少功每年4月从海南回湖南后，我们总要用半年时间向各地“寻找”韩少功，报告韩少功的“下落”。在文学界，韩少功是被打上“寻根文学代表作家”的标签的。我倒是觉得，这样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根的人，何来寻根？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一不小心扎根汨罗，汨罗的乡土便使他枝繁叶茂，成为汨罗骄傲的儿子。

一般人背井离乡，无非是求功名利禄。所以“求”，是因为内心有“欲”。心灵一旦被名利塞满，便是披了一身人皮的物质的人，行尸走肉的人。很多人回不去故乡，是因为他已经完全不是最初出离故乡的人了。从政的变成某书记、某长，从商的变成张总、王总……韩少功每次出走汨罗，只是旅行，奋发图强，居然将发行量做到百万以上。如果韩少功从政，并在从政的路上一直走下去，一定会成为具有士大夫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人文情怀的出色政治家。

我多次听少功说过，他反对拜金主义，反对市场崇拜和资本崇拜。城市本来就是名利场，改革开放后，更成了市场和资本赤身裸体疯狂表演的舞台。在长沙和八景洞之间，在海口和八景洞之间，存在着一道高高的分水岭。分水岭这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分水岭那

边，年轻人就有些好奇地问：“你们到八景洞做什么？”自他主持改版后，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和关怀。譬如“作家立场”这个栏目，20年前先于国内思想界发起的市场化问题、全球化问题、环境与生态问题、民主与宪政问题、大众文化问题、道德与人文问题、后殖民问题、女权问题、教育问题、传媒问题、腐败问题、农村与贫困问题、民族主义问题、亚洲金融危机问题的讨论，无不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韩少功曾说过，他的再次“下乡”，既是退出也是出发，既是逃避也是开放。我理解，“退出”和“逃避”是为了在这样一个纯天然八景洞内省，在内省中获得精神滋养。“出发”和“开放”是为了向外探索，造化社会。

对八景洞的山川草木在时令节气中的生长及隐藏在其中的“魅”等一切物事，韩少功的观察是入微的，思考是深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种种相生与相克，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国家民族的兴衰盛败，都在八景洞的微小物事里，都在行万里路后回到八景洞进入天人合一状态的自省里。这个在经纬度上很难找到的小天地，是他需要用一生的时间“进”“出”的精神高地。他的观察思考过程，就是向内心求证的反复试验，然后变成证悟后的文字，这文字便是无限地向八景洞以外的世界探寻真相的方法论。

没有汨罗，没有八景洞，就没有韩少功文学。没有汨罗，没有八景洞，就没有洞若观火的作家。从《马桥词典》到《日夜书》，我们可以读到从“不惑”到“耳顺”的生命感悟，在不远的日子里我们也会很快会读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渐至人生化境的沉甸甸的文字。在完成这篇短文时，欣闻韩少功新作《修改过程》马上出版发行，对于我们这些铁粉，是多么幸福开心的事啊！

边，人不需要戴假面具……跨过分水岭就是心灵乐土。在如今的社会，能干干净净地置身滚滚红尘之外仰望星空，悲悯众生，实在太难。韩少功做得那么纯粹，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韩少功而言，现在的心是下乡插队汨罗时的初心，还是与名利较量、不断精进修炼后的莲心。他一直保持着高度警觉，不让这颗心被欲望牵引，迷失方向，丢失自我。这个警觉不知是从何而起，或许与生俱来，但我更觉得是在最初下乡汨罗时受到了一些物事的提醒或历史长河里某个智者或士大夫的开示。只有在汨罗，他才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有经常回到故乡，洗掉身心尘埃，才能不断提升做好“自我”的定力。有了这个定力，才能以心明眼亮的“我”，准确地观察这个世界，用他的“文”来说世事，明是非，用他的“行”来完成“知”。

他的“行”不必赘述，自在亲朋好友、同事同道的口碑中。以“文”来论，20多年前，《天涯》自他主持改版后，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和关怀。譬如“作家立场”这个栏目，20年前先于国内思想界发起的市场化问题、全球化问题、环境与生态问题、民主与宪政问题、大众文化问题、道德与人文问题、后殖民问题、女权问题、教育问题、传媒问题、腐败问题、农村与贫困问题、民族主义问题、亚洲金融危机问题的讨论，无不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韩少功曾说过，他的再次“下乡”，既是退出也是出发，既是逃避也是开放。我理解，“退出”和“逃避”是为了在这样一个纯天然八景洞内省，在内省中获得精神滋养。“出发”和“开放”是为了向外探索，造化社会。

对八景洞的山川草木在时令节气中的生长及隐藏在其中的“魅”等一切物事，韩少功的观察是入微的，思考是深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种种相生与相克，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国家民族的兴衰盛败，都在八景洞的微小物事里，都在行万里路后回到八景洞进入天人合一状态的自省里。这个在经纬度上很难找到的小天地，是他需要用一生的时间“进”“出”的精神高地。他的观察思考过程，就是向内心求证的反复试验，然后变成证悟后的文字，这文字便是无限地向八景洞以外的世界探寻真相的方法论。

没有汨罗，没有八景洞，就没有韩少功文学。没有汨罗，没有八景洞，就没有洞若观火的作家。从《马桥词典》到《日夜书》，我们可以读到从“不惑”到“耳顺”的生命感悟，在不远的日子里我们也会很快会读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渐至人生化境的沉甸甸的文字。在完成这篇短文时，欣闻韩少功新作《修改过程》马上出版发行，对于我们这些铁粉，是多么幸福开心的事啊！

其实，我在泉城济南的日子不算长，不过4年。可是，它是我走向生活，初识社会的地方，于我情深意笃。那里的市井生态，风物人情，湖光山色，早已深深地印在心里了。

我是在鲁西北黄土地里长大的。一个土里土气的少年，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袱，初次来到大城市里，眼花缭乱，什么都感到新奇。我匆匆地、两眼不住地朝街道两旁扫来扫去。那时，车站前面的街上还没有高大的建筑，走到二大马路，简直使我震惊了，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这么高的大房子呀！我仰着头，伸长脖子，瞧着入云的高楼，总想看到那楼的顶端。白云浮游，疑是高楼晃动，仿佛自己也身不由己地晃动起来，口里不住地发出“噢、噢”的赞叹声，直到和行人撞个满怀，才醒悟过来。那被撞的人也并不怪罪，只是好言好语地劝道：“城里人多，走路看着点，别摔着。”于是，济南——这个大城市的倩影便第一次映印在一个少年的心目中了。

从济南铁路中级技校毕业的那一日，下着小雨，我们40多个同学背着背包，排着整齐的队伍，踏着南郊的碎石子路，高唱着：年轻人，火热的心，紧紧跟着毛泽东前进！……

歌声激越，心潮激荡。仿佛我们是一支肩负历史重任、奔赴前线的队伍。歌声住了，又喊起一、二、三、四……那气势是颇为威武的。过后，便默默地淋着雨朝济南车站方向行进。衣裳淋湿了，并不觉得潮湿难耐；细雨打在脸上，痒丝丝的，倒感到格外的舒适。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似乎谁要是一吭声，便亵渎了这庄严的氛围。只听见踏着碎石子路的沙沙的脚步声。

我和十来个同学被分配在济南铁路管理局统计处工作。济南车站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两座大楼，前边的一座白石砌墙，红瓦盖顶，建筑样式也有些别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楼的顶端有一座小小的钟楼，里边嵌着一只圆圆的大钟，从楼下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上面的指针。我很欣赏这座小钟楼，常常久久地望着它出神，看那指针的跃动。这座楼是济南铁路分局的办公机关，人们称它为“一大楼”。后边的一座，四四方方，像个大火柴盒，整座楼呈深灰色，显然比前边的一座逊色多了。然而它的规模较大，大约有四层，还有地下室，在我眼里简直是个庞然大物！这是济南铁路管理局的办公机关，人们称它为“二大楼”。我就在这座二大楼里工作，宿舍在地下室。那时，我常常为天天进出这样的大楼而感到自豪。有一年，和我一个院里的大爷来看我，看到我从这样的大楼里走出来，回到村里，他对乡亲们说：“俺侄子真有出息了，当大干部了，在那么大的高楼里办公。”他比画着，仿佛伸开的双臂便是那座大楼。我听了也欣欣然。

一大楼和二大楼之间有一个小花园，其实里边并无多少花木。四周矮矮的松墙，里边有几株针叶松，中间有一个圆的花坛，大概有几株蔷薇，更多的则是一些小小的野花和杂草了。然而，它是我喜爱的一块园地。我喜爱它的静谧、幽邃。园里安置了一副单杠、一副双杠。夏日的夜晚，我常常和一位要好的同学坐在双杠上畅谈。两人并排坐着，将两只脚搁在另一根杠上，或款款细语，或慨然陈词。谈我们庄严的工作，谈我们有趣的生活，谈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憧憬！怎样准确快速地做好客货运统计报表？下一周团组织生活怎样过？入党申请书怎样写？我们的未来是工程师、还是文学家？怎样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生活……谈着谈着，我们便情不自禁地轻轻地背诵起那段在当时青年人中流行的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光阴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

我们陶醉于崇高而神圣的情思中。

有的夜晚，我独自一人漫步在小花园里。一大楼前的灯光球场里传来球赛的喝彩声，逢到周末又传来交谊舞的乐曲。我不爱看球赛，更不会跳舞，总喜欢一个人沉浸于静静的遐想中，望着满天的繁星，凝视神秘的夜空，忆起儿时奶奶讲过的关于星星的种种故事。这样痴痴呆呆地想了一会儿，又去玩单双杠，直到玩得满头大汗，才回地下室睡觉。生活——美得像璀璨的星光！

春日里，我邀上两位同学去观趵突泉。济南泉城有72泉，这么多泉没见过，四大名泉是见过的：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珍珠泉。《老残游记》上说：“到了济南府，进得城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其实，只是趵突泉附近区域有这样的情景。我们走在趵突泉的街道上，石板缝隙底下哗哗流水，我走进一户人家，院子里石板下有鱼游动。

趵突泉有三股泉水冒出水面三尺多高，泉水清澈，在水面上奔腾、翻滚，真是奇景。金线泉在只有二尺见方的水池里。观金线泉须找准方位，看水池里却有一条线在水面上游动。这是什么缘故呢？《老残游记》上说：“莫非底下有两股泉水，力量相敌，所以中间挤出一条线来。”我想，这个说法有道理。黑虎泉从河沿上伸出三个石雕虎头，泉水从虎口里喷发出来，很有气势。犹如喷玉吐雪，黑虎咆哮。一串串水珠带着气泡累累向上冒出，像珍珠般雪白，遍布水面，犹如满池子珍珠在绿波中飘荡。

夏日里，同学相邀游大明湖，我兴致很高。进得大明湖里，步行至辛弃疾纪念馆。祠内辛弃疾塑像一副英雄相貌，右手捧书，左手持剑，目光炯炯，精神焕发。面色透着为民族复仇雪耻的决心。如今，他立在大明湖畔，抒发爱国情怀，感慨万千！

搭上游船，向西荡去，不一会儿，到了铁公祠，铁公何许人也？铁公即铁铉，明朝人，任兵部尚书。明燕王朱棣与他的侄子建文帝争夺皇位，双方在山东打仗，济南成为皇家战场。铁铉曾率兵抗拒燕兵，坚守济南数日。后人敬他对济南的忠义，立祠纪念。

又搭上游船，只见湖水荡漾，层层芦苇，荷花盛开。小沧浪西廊那副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一点不假，高度概括了大明湖的景色。至历下亭，这里四面环水，亭阁参差。亭子上一副对联“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为伟大诗人杜甫的诗作。另有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写的《古历亭赋》，精致地描绘了历下亭的秀丽景色。

同学说：“咱们小吃小饮，歇会儿吧。”便坐在一家客店前，买了一盘花生米，一盘拌黄瓜，两瓶啤酒。哪知道，我平生第一次喝啤酒，喝下一口，便吐出来，很不是滋味。引得同学哈哈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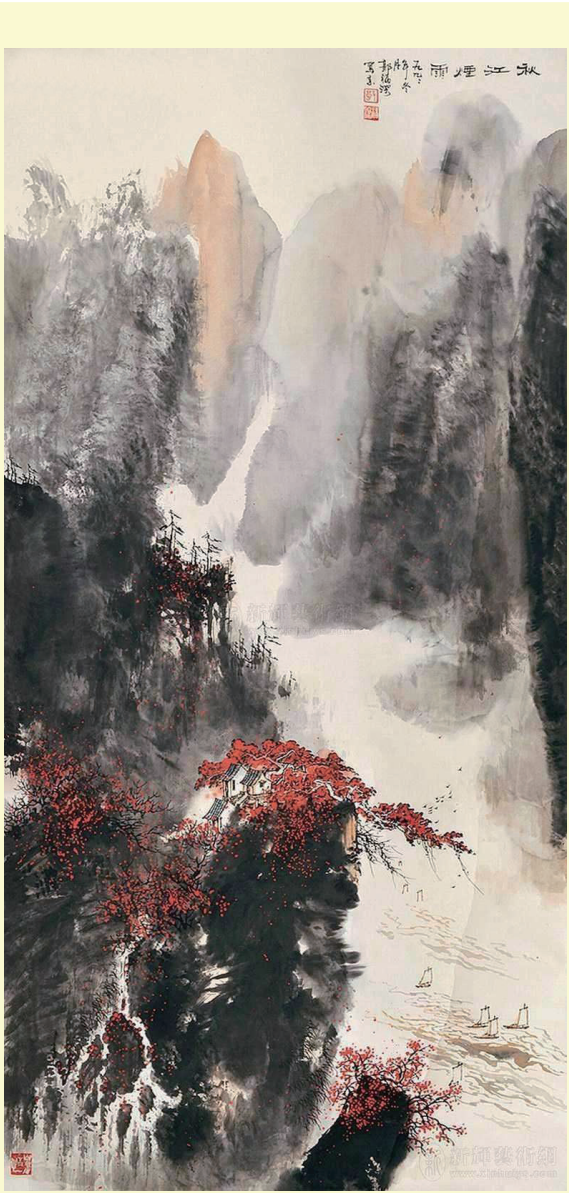
游船至北极阁，只见一座雄伟的庙宇高耸于岸边。我们步上湖岸，登石阶参观。庙内是玄武大帝，披黑发，持利剑，左右两边又有众神君像。

冬日里，我常常邀上一两位同学到纬四路一家饭馆吃朝天锅，或是到万紫巷里的一家饭馆吃软锅面。一提起这两样吃食，至今还引起我的食欲。一张圆圆的大餐桌，中间的锅里沸煮着猪头肉、肝、肠……我们刚走进饭馆，便有一位胖胖的、憨厚的服务员高喊道：“两位，里边坐。”他十分麻利地给我们切上几片猪头肉、几片肝、肠，再添上少许鲜绿的蔬菜，调上作料，舀一勺锅里的老汤。我们有滋有味地吃着，热乎乎的，香而不腻，别有一番情趣。

我常想，什么时候我乘车南行，寻觅已经失去的足迹，寻觅我心中的小花园，观赏泉城胜景。

在泉城的日子

□张曰凯



郭福深作品



松枝记

□王红梅

一说立秋，就想到清凉的小风袅娜地吹着，就想到八月十五的月亮明晃晃地照耀着大地，就想起被月光笼罩的乡愁，心“扑通扑通”地跳着，悠悠的思乡情在半空中打个趔趄，忽闪忽闪地落定眼前。

人还没等回过神来，心又奔腾跳跃着逃到远方。眼前被一席一席的绿帘遮幕，一波一波的金黄随风摇曳，头戴草帽的农人挥舞着镰刀，虽汗流浹背却还不忘大声说笑，扇贝般的牙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边笑声未落，那边歌声又起，这边问一下那边今年的庄稼长势，那边问一下这边的粮食收成，说笑着，一个上午的时光过去了。辛苦的农人把翻了又翻的土地当作命根子，爱着、恨着，接力着。

兴高采烈的小麻雀全然不知农人的苦，它们从这个谷穗上啄几口，从那个枝头上站一站，谷穗还在摇晃间，它早已被冷不丁抬头看见的稻草人吓懵了头，扑棱棱地拍着翅膀逃离而去，惹得在田里寻觅猎物的大黄狗也忍不住站起脚尖向天空眺望，有时还会拉开架势跑着追几步。

恍惚间，天凉了下來，夜色如水，缓缓漫过山脊。山林愈静，苍松翠柏不言不语地记载着山河巨变。

不知不觉间，山里的松果也熟了，尖尖的，一枚一枚安立于松枝之上。顽皮的孩子早已忘掉了生活的沉重，提着筐子或麻袋，奔跑追逐着，跑到郁郁葱葱的大山。嘴里哼着歌谣，手不停歇地采摘着松果，偶尔听到风吹草动时，会怯生生地屏住呼吸，聆听来自静谧山林的外音。山林密不透风，小伙伴们走散了，若不大声呼喊很难找到对方的影子。采摘松果的孩子戴着粗针手套，只怕被松果扎破了细嫩的手指，动作麻利的孩子不一会儿就摘满了筐子、袋子，力气大一些的孩子已早早把袋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歪歪扭扭地骑着自行车下山回家。

山中的阳光格外清冽，一泻万顷。不同音色的鸟鸣不时传入耳畔，鸟儿急着把自己的叫声印在孩子春天一样的童年里。若日头还不高，无忧无虑的孩子们会在草地上打几个滚儿，或懒洋洋地晒会儿太阳再回家。

回家后，松果会被大人们埋在土里，过个把月之后再挖出，在一块干净的布上晾好，待松果在秋老虎的暴晒下发出“咔嚓咔嚓”的开裂声，一枚又一枚的松果争先恐后地炸开，尖尖的金黄的松子落了一地，开心的大人们望着一地的果实喜上眉梢，秋季孩子们开学的学费又有着落了。

门前，苍松掩映烟火，山川含黛千载不变。屋后，溪水绕梁清澈，余音袅袅。欢天喜地的小姑娘跑到溪水边，双手掬起一捧溪水，举到嘴边，低下头，轻轻啜饮大地母亲的甘甜乳汁。身边的大黄狗也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几口清凉的溪水。

一场秋雨过后，天雾蒙蒙的。几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子又挎着竹篮出门了。漫山苍松之下，黄灿灿的蘑菇破土而出，一颗颗仿佛是蚂蚁避雨的小伞，有的已长开，大如小碗口，有的刚露头，蘑菇伞还未成型，只露出一颗小小的圆头，摸上去滑滑的。女孩子们跑闹着，眼尖的孩子不消一刻工夫便采摘了一筐子，带回家，剥皮去根洗净，不一会儿，一股小鸡炖蘑菇的浓香就从小院飘出了。

小风还在缓缓地吹，吹过山川河流小溪，吹过老哈河畔，仿佛也吹来故乡的冉冉秋色，母亲祈福时燃烧柏枝的味道也随风入骨。

秋风中，一树槐花落地。孤独的旅人在风中品着拿铁的味道，看着窗外异乡城市的风景，想着故乡的山川河流。